

田泊 书房

怎样读诗

●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田忠辉

关于诗歌,有各种各样的主张。有说诗歌是抒情艺术要自由表达的,有说诗歌要讲究形式美合仄押韵的,有说诗歌要表达人民的心声,也有说诗歌无非是闲情逸致。当然,说诗歌是精神病的呓语,也无可厚非。当下最流行的文青矫揉造作姿态之一,也和诗歌有关,叫做“诗和远方”。对于那些疲于奔命谋生的人来说,所谓“诗和远方”的说法,和精神病呓语也差不多,这大概就是把诗歌当作了致幻剂吧。对于囊中羞涩的人来说,远方总是很远,诗却可以在网上冲浪时,随时可以读一读的。

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,“诗无达诂”,说的就是关于诗歌的理解,没什么真理性的答案,诗歌更应当在美学的意义上理解。诗歌与对诗歌的理解不同,诗歌是诗人提供的文本,作为读者没法去改变,而诗歌的理解是读诗的人结合自己的观念和经验的二度阐释。因此,阅读诗歌的感受,和个人的偏爱有关,只要不违背人伦法律的基本底线,哪种主张都有存在的理由,喜欢就好。

关于对诗歌的喜爱,我偏爱布罗茨基的说法,他说:“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。”这话那么斩钉截铁,给我写不了长诗背书。其实长诗短诗都有优劣精粗,但是个人喜好却全无道理好讲。从历史上说,诗歌应当是人类最早的文学体裁,而长短音韵,应该说和语言的发展状态,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。想像蛮荒时代,怎么可能像现在一样,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,哪里有那么丰富的语言资料?而生活状态,大概也不可能,也不需要长篇大论。古代的语言总是简短、鲜活,少了拐弯抹角,多了直截了当。特别是在中国古代,短诗多一些,这是否能说明原始的语言应该是最简洁有力的呢?

例子最能说明问题,下面举个例子。比如描写爱情之决绝的一首诗这样写道:

“上邪!
我欲与君相知,
长命无绝衰。
山无陵,
江水为竭,
冬雷震震,
夏雨雪,
天地合,

乃敢与君绝!”

翻译成现代嬉皮文就是:

“那啥啊,

就咱们俩,

我告诉你额,

不带变心的。

除非山被愚公都削平喽,

长江珠江黑龙江都干喽,

冬天咻咻地打雷,

夏天下大雪那个纷飞呀,

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那样紫,

天地都合到一起了,

就是那时候,

咱俩才能分开呢。”

这毒誓发得也是没谁了,旁边的客官说了:我忍你俩很久了,这狗粮晒得不合理啊,这蒙谁呢?天地都合在一起了,早把你俩压瘪了,还咋分开?由上面这个例子可以见出,若是谈恋爱谈昏了头,是可以不讲究科学常识的。这还是汉代的民歌,更古老的民歌远比这更直接更有趣,比如甲骨文中的“癸卯卜辞”有一首歌谣这样写道:

“今日雨。

其自西来雨?

其自东来雨?

其自北来雨?

其自南来雨?”

多带劲儿的一首诗啊,要点一千个赞。这首诗像是一个对话,巫师说:

“今儿要下瓢泼大雨。”

然后,酋长就问:

“这雨是打西边来呢?

这雨是打东边来呢?

这雨是打北边来呢?

这雨是打南边来呢?”

这得是一个多么罗嗦的酋长啊。这种表达很似儿童的语言习惯,可见初民是多么可爱。当然若是外面正晒着粮食,抑或东北人正晒着大酱缸,这么慢腾腾地说,慢腾腾地问,怕是外面已经下起雨了,不管打哪头来的雨,若是让粮食湿了,让大酱缸落进雨了,怕都是要挨打的。

虽然我举出了这样煽动热血的、幽默风趣的例子,这样直截了当的描述,但是我并不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做更多的说明。关于语言的学问我是外行,我只是做些文学的揣测,瞎说而已,要问原初民的语言风习,这些是要请教语言

学家的。不过,按布罗茨基说“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”的说法,短诗的确更切近生活的本质——前提是生活有本质。我更愿意说:短诗距离生活更近、距离生活中人类的情感状态更近、更易于快捷地表达。一方面,短诗的短,要求文字锤炼得更直截了当,要求在简短的字里行间见意境、见意象、见心明性;另一方面,原初的短诗,实际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口语体”,口语体不装腔作势、生动活泼,直达心底。

其实,我认为诗歌更像是用语言的方式洞察世界、想象世界,或者以语言洞察时间和空间,想现实中之不能想,审美地满足心底的愿望。当然,一首诗不仅仅是情绪,更是建造由时间和空间构筑的想象界——摆脱或渴望的“远方”。事实上,人在现实世界不可能生活在别处,而诗歌为生活在别处留下了余地,诗歌淡化了现实的逼仄,有点审美乌托邦的意思。诗歌用语言重塑伊甸园,这大概是诗歌的魅力吧。当然,幻想的满足并非只是空想,它与人类的感性思维能力有关,语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绘画和音乐创造的世界。语言创造的世界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,因为语言的本质是抽象的,而对语言的想象则是形象的,语言连接了抽象和形象,这是语言的伟大之处。没有创造语言之前,人类是怎么活的?我不知道。但是,有了语言之后,我们的世界不仅有实体的、物质的缤纷斑斓,而且,语言给我们留下了新的参照物:比如那个姑娘像是林黛玉——柔弱似水,翩跹袅娜,那个小伙子像是贾宝玉——脂粉堆中、旖旎情长(这咋像是说小鲜肉捏)。无中生有,像上帝一样具有了创造世界的能力,这是语言给与诗人们的恩惠。

诗歌帮助人们想象生活的多种可能性,诗歌可以打开生活的大门。“没有想象,人活得和臭咸鱼有什么区别呢?”“给自己留点愿望,努力,万一不小心实现了呢?”这些习以为常的调侃,并不都是困极无聊的牢骚,有些事其实只是走进一步的问题,读读诗,也许能开个脑洞,打开生活的多种可能性。

诗歌也许是一个密码,它比芝麻更有希望,阿里巴巴的山洞也并不远,只要你去打开,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宝藏呢?

诗情 飞扬

拟古寄远

● 2020 级汉语言文学 1 班
梁丞浩

经秋感摇落,对烛意徘徊。
短梦昔共话,长歌今独哀。
几多寒雁去,那复折梅来。
凄怆江淹赋,当年恨费才。

影视 视线

对于艺术我一窍不通,却本能地、先验地认为《楚门的世界》里的楚门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向往且勇于追求自由与真实,哪怕离开自己熟悉的一切,他身上也实现了人文主义的伟大胜利。

楚门以一副积极单纯的模样出现在电影开场。他自幼生活在桃源岛,有妻子和好友相伴,有稳定的保险工作,过着普通平静的生活。但是他的生活实际是他所不知情的、暴露在千万个摄像头下的全程直播。楚门的心里有逃离的欲望,尤其是随着他日渐发现身边的可疑之处。逃离桃源、寻找真相的行动逐步展开,虽百般受挫,最终他还是成功穿过风大浪急的海,冲破了这个庞大的摄影棚和巨大的谎言。

多么美且动人啊。楚门的世界,应是一个浪漫的隐喻。

柏拉图的“洞穴之喻”恰好能呼应这个故事。囚徒们在洞穴里生活,误以为洞壁上经由火把投射出来的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,直到有囚徒偶然走出了洞穴。而楚门就像看到过洞穴外阳光下的真实世

书海 微澜

道德相对主义语境下的秩序失衡

——读卡尔维诺《黑羊》有感

● 2018 级旅游管理 1 班 冯雨婷

这篇名叫《黑羊》的文章很是有趣。一个国家里人人都是贼,他们每天到邻居家行窃,同时自己家也被别人偷窃。这里没有贫富之别,日子倒也算平稳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老实人到该地定居,他不去行窃,但家里每天都失窃。同时便出现了光行窃但没有被偷的人家,也由此渐渐出现了富人和穷人。最后,富人为了保持富有建立了警察局和监狱,穷人受雇于富人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而老实人早已饿死。

黑羊在英语里被直接译为 black sheep,即害群之马的意思;那在这个故事里谁是“害群之马”呢?显然不是那一群原本幸福的互相偷窃的居民,而是搅乱这一切的格格不入的老实人。老实人坚守道德底线,却被视作害群之马,还落得最悲惨的下场。在他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冲突,更是当原有的道德秩序被打破时,隐隐发生作用的道德相对主义建构的文化语境对异见者的压迫,是价值冲突引发的秩序失衡。

其实故事中诚实的老实人简直逼近我们现代社会文明中的道德楷模,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,都坚守着不能盗窃的道德底线。可是仔细想想,明明这个老实人让一切都失衡了,为什么认为他是符合道德的?这个道德标准是如何界现出来的?我们会认为偷窃是不道德的,但这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道德判断,而是我们接受的教育、所处的环境所灌输的规划。如果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教育我们如何合理地偷窃,所有人都靠偷窃过

万象 走廊



寂静海湾

● 2019 级财务管理 罗轲

逃离桃源

● 2018 级旅游管理 1 班 冯雨婷

界的囚徒,他可以返回洞穴扮演囚徒,继续着庸碌却安全的一生;但他选择向其他“囚徒”求证、寻求支持,在遭遇阻挠和打压之后,仍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创造者为他量身打造的“洞穴”,奔赴未知但真实的世界。桃源岛,是楚门的洞穴,是岛上演员们的洞穴。这里安全、美丽、有序,那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、冒着危险逃离?因为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谎言。因为这里没有“施维亚”,那象征着纯洁、美好、真实的初恋。对于岛上其他演员,这安稳的一生,未尝不是一出逻辑自洽的喜剧;而对于楚门,缺失逻辑、隐私与真实的桃源岛生活,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与悲剧。唯有逃离桃源,才能看见洞穴之外真正的阳光和自由世界。

导演,这一切的创造者,曾说:“他随时可以走,假如他稍有野心,假如他下定决心要查出真相,我们无法阻止他。”这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说辞,倒是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。逃离桃源的出口一直都在,只是被设置在了楚门最畏惧的海洋的尽头——困住楚门的,是他内心的恐

惧。这对隐喻的另一种解释,对于普通的、没有被巨大的谎言所困住而我们而言,似乎更有现实意义:真正阻挡我们寻找真实的那个洞穴,是一个依赖于人的直接和间接经验被构造出来的认知世界。这个洞穴是我们和他人、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共同堆砌起来的一个认知领域,它可能是诸如长辈上司等强权强加给你的一套规则、可能是社会环境对你的性别、身份或年龄灌输的规划也可能是你施加给自身的一套价值体系。总而言之,这是看似无法逃脱的、理论性的、精神上的囚禁,你需要从质疑、解构自己开始,打破这套逻辑再重建,才能挣脱的桎梏。当触及到某些原本象征“秩序”之外的事物时,我们才终于意识到洞穴的存在,并能与那些由曾经的真理堆砌起来的秩序逻辑对峙。正如纪录片《巴丢》所言,“反抗的火苗、新的发明、爱的邂逅,他们是不可预测难以捉摸的。柏拉图所说的重点是,逐渐地,你发现了世界的新意义,关于世界的一些真理,当你在洞穴里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。”我们生活在由外在

专断权力控制构建的虚幻真实里,跨越既定认知的边界,那是更为广阔的世界,那是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约翰力图离开那个美丽的幻象而要追求的——“我不要舒服,我要神,我要诗,我要真正的危险,我要自由,我要至善,我要罪衍。”真实的世界未必全然美好,但是勇敢地选择真实要远比在虚假的美梦中沉醉来得浪漫与伟大。唯有逃离桃源,才能看到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意义与真理。

故事的最后,楚门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外在的困境,驶离那片危险的大海,离开了桃源岛,从小梦想着成为麦哲伦那样的人的他,终于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。他离开了桃源寻找施维亚,他离开了洞穴寻找真实与光明。

苏格拉底说,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过。审视过的人生未必就是幸福美满的,但是直视生命中的欲望、危险与谎言,敢于破碎、追寻与反抗,才能像楚门一样拥有真实的生命历程。逃离桃源,或许才能抵达内心的桃源。

感悟 人生

看见,生命

● 2019 级汉语言文学(创意写作)1 班 陈铭璇

一
坐了许久的车,终于到了这个地方。已是夜晚十一点半,但白天的热闹不曾褪去。小摊的黄色照明灯像灯笼一样喜庆,小摊的老板们在寒风中吆喝着。我一路走到底,沿街买了一些小吃,来填饱肚子的空虚。炭烤的烟火在夜里翻涌,路上的人们走走停停。小摊的老板们都很亲切,烧烤摊的老板为了不让顾客吸到炭火,让人们坐在他的身后,光与影中,老板的轮廓摇摇晃晃。冷风中,人们蜷缩着,微笑着,明亮着。

沿途回家的时候,路上有位老人站在凹进去的水泥墙里,与墙融为一体。他笔直地站着,连衣帽紧紧抓住他的头发,他把头埋进衣服里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回收的废品穿着宽松的麻袋,裹在老人的周围,与他一同取暖。

我提着东西从他身边快速走过,怕吵醒熟睡的他。

二

朋友和我们讲述着她最近的种种境遇。我们在店外排了半个小时的队,服务员上完菜后,我们拍了几张照片,然后开始吃饭,这是新仪式感。

朋友说她在学校感到迷茫,她与舍友有矛盾,但是又说不开。她厌恶自己,每天都得带着虚伪的面具与人相处。我安慰了几句,便感到无力。安慰是没用的东西。

后来朋友回想起她爷爷去世的那段日子。

“以前回家的时候,爷爷从来不会坚持留我下来吃饭的,因为爷爷知道我妈妈早早就煮好饭在家里等我。可是今年暑假结束的时候,爷爷一直说‘留下来吃吧。留下吧。’”

“后来我去学校的第二天,爷爷检查出肝有问题。大姑坚持给爷爷用抗生素,可是我和我妈说过抗生素吃太多会

有耐药性,可是我妈也无权掌控。后来爷爷出现耐药性后,大姑又去药房拿了药品,每天给爷爷灌中药。我后来在网上查到,肝和脑有异常的人是不能吃那个药的,吃了之后只会损伤肝和脑。”

“爷爷去世后,我上课的案例都与爷爷的病症相似。我真的感到空洞和痛苦。他们为什么不送爷爷去医院?我学医他们却不信医,那我为什么还要学医?”

“那时候奶奶很痛苦,妈妈也很累。爷爷不让妈妈照顾她。爷爷知道妈妈要忙着开店很辛苦,但妈妈每天早上开店前都会去看他。奶奶总是一个照顾着爷爷,奶奶说她坚持不下去了。有一天晚上,爷爷突然喊了奶奶的名字,对奶奶说:‘我们一起走吧。’奶奶哭了很久。后来爷爷去世后,奶奶总是很后悔。”

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低着头,企图隐藏自己的眼泪,不敢看着她的眼睛。在热闹的餐厅里,仿佛只有我们三个人独立在外。我想起有人说:“为什么现在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?那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苦太少啦!现在生活太好了,以前哪有这么好。”

不是的。是他们很清醒,清醒地痛苦着。他们在复杂的世界,思考着。

朋友擦完泪后,又开心地笑了,说:“吃吧。”之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,我们说着有趣的事和自己爱的人。只是那顿饭,有很多没有吃完。

三

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情,我突然感觉到害怕,我害怕失去。这是很久以前我经常会想的事情,生和死是世间最残忍的不定数,救赎又那么模糊。在给山区的小朋友写信的时候,我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于是我在信中间道:“生命的力量是什么?”